

5

46447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錄賢齋



當觀漢人之表列侯也先叙爵邑後叙子孫則知漢人象賢之意

漢人

先敘名次蓋號次爵邑又次子孫

又觀唐人之表宰相也先列職名後列譜系則知唐人

象賢之意

世祿之典唐宰相表上列職名次書譜系嗟夫喬木舊望見者興念其棠遺愛去之見思

則庶勲業之舊著闕閔之英者可無悠長之念哉然嘗論之為國家宣力者固可重為生民立極者尤可敬為當時立勲者固可嘉為後世開太平

者尤可尚此有國家者不可一日不續吾道之脉也何者以誠敬為入門

以踐履為實地者此道也以正心格物為本原以治國平天下為功用者

唐人

世祿之典唐宰相表上列職名次書譜系此道無轉移周公之

迹陳矣魯之子孫崇尚文學雖列國紛紜而不變孔子之筆絕矣後世元

當綴

禮不觀諸他而觀之子思然則續其統振其緒上之人安得不任其責哉

吾道

之脉故周公之後與姬室相為無窮而夫子之裔歷漢唐猶一日信矣夫不可

太宗錄賢 十日不續吾道之脉也我國家崇尚文治維持道統念故家之餘澤起遺

裔 笏之舊愛上以接先賢之正傳下以發潛德之幽光故劉溫叟以清節著

錄賢名 太宗特錄其子所以示天下之名節劉溫叟以清節自守溫叟次大

裔 司馬公以誠實立身哲宗時召子康所以表名臣之行業司馬公元祐二

子康為崇 改說書 此象賢之意固隆矣至若道學宗派後代山斗濂溪先生導其

源伊洛橫渠後其流楊游湖馬諸君子助其瀾自元祐至今日其間或興

或廢不知其幾而人心天理不泯於頽靡之中國脉元氣終有賴於維持

之力道學固無負於國家而國家亦無負於道學也自今觀之紹聖末年

唱為黨禍名儒故老海隅嶺表而吾道之派絕矣我 高宗雨露沍濯善

類萌孽龜山大儒靈光獨立胡氏父子相繼擢用而伊洛之傳始振此

高宗錄賢之功也紹聖間以程伊洛黨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

政殿說書程順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門人高弟有故監察御史游酢劉宗

微獻閣待制楊時是時為工部侍郎年七十九矣及入對有言聖賢

之君未有不以講學於務者尋詔時兼侍講是時而右承許景衡右文殿

修撰胡安國左司郎中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各得是之學又未幾召

胡安國及其 秦氏當國志讐忍耻高視闊步訕笑大儒而吾道之脉微矣

我孝宗天涵地育諸儒生氣屈致文公講道翠嶺其他苗裔收拾殆盡而

之功伊洛之傳復振此 孝宗錄賢之功也秦檜主和趙鼎之黨劉大中之徒

寧宗為侍講 權臣用事但為偽學排逐正人響息影滅而吾道之灰冷矣

我寧宗改絃易轍推明理學節惠有謚讀書有人閩中江右家傳人誦而

伊洛之傳至今源上光盛此 寧宗錄賢之功也嘉定間益橫渠節惠

閣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在祖宗固以尊顯矣豐水有苞武王豈不

仕今日能無加培植歟 主上初政求違他務伊川道學之宗既錄其後

朱張道學之派復顯其裔即此一意人心興起使天下知格物致知之學

非迂闊道德性命之書非高遠其所以立天地心繼前聖學也不淺又不

但為泉壤之輝也雖然司馬公一相主盟吾道而伊洛之正學始明元祐

君相 扶持 馬公為相召河南布衣程伊川為說趙忠簡來去正人勢孤而伊洛之門

正道 書一特門人送光庭諸君子皆擢用去時鼎既去補外董宋麟出 此愚又不

人復散 紹興張魏公敗劉魏於濠州上曰知賊之功及出右相

錄賢之功 今日錄賢之功 今日錄賢之功 今日錄賢之功 今日錄賢之功

能不奉於君相相與扶持之功云

定策大臣

召公之託聞顧命漢相之謀應大橫此非韓魏公之制乎華陽授韓魏公

韓魏公之託聞顧命之言推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

承先帝召公之保三朝此非曾魯公之制乎

制曰大火基宋實開五聖之

符六龍乘乾遂致中天之運又授君僕射制曰子

孟之承先帝預定大謀召公之保三朝率窮一德

甚矣大臣勲業莫重於

定策也夫外攝強敵內伸國威獻凱秦勲以紓神人之共憤者勇畧之臣

也出入禁闈陪奉丹陛朝夕雍容格君心於無過之地者侍從之臣也正

色立朝奮身抗議凜凜風采以破姦雄之膽者諫諍之臣也然乘鷹雙鳧

無關多寡毛髮絲粟僅效微勞其於天下之大計社稷之重寄彼蓋未之

知也方國論洵七之秋人心危疑事勢倉卒呼吸之間有雷有風進退之

間有存有亡斯時也曰勇畧曰侍從曰諫諍舉不能以容其力此非大臣

之責而誰責陳祖宗之訓於新嗣之初啟金縢之書於流言之日不動聲

色措國泰山天地鑒其誠宗廟諒其心夫下蒙其福此伊周事業鏗鏘

千百載之下者其惟定策之功欤不然吳起蘇之名將也東征西討勳

一時盛矣然當國疑主少之初扶持社稷遂不若由文之功

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敵國不敢謀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不附百

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曰屬之子矣

陳平漢之

謀臣也誅秦威項蓋出漢庭之右盛矣然當代即奉立之時親握天子璽

文不及周絳侯之勲傳

嗚呼尚論大臣之大節不觀諸國勢危貳之秋

則伊周之事業泯矣天開有

宋偉人間生社稷元勲鼎彝弗泯是故開

國勲舊弘濟艱難蓋以天下為己任金匱之藏首禪國論慈闈之訓仰

聖謨其弼亮之美可以對越乎穹壤

先正定策之功

矣太祖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

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書紙尾肅之金匱

三朝元老乃心王室躬蹈不測之

深淵伏奏懇切首唱大義扶翊日月使中外之人

語之誓辭定策亞傳責重節堅可以托六天之孤謹畏周密內外無間言

大臣定策之功

韓魏公之制

正君之心

呂韓三公

有始有卒可方安世其感動人主者實先乎於衆論長編魯公亮謹畏周
輔政有始有卒此二三君子身佩安危忠扶宗社神閑氣定垂紳搢笏而
可方張安世定國祚於秦山四維之地豐功茂績載在盟府嗚呼盛矣哉然又論之定
正君之心一時之大策固難正異日之君心尤難方國本未定事勢殆矣而能談美
正君之心廟堂親決大議此固有賴弼亮之休至國本已定事勢安矣而君心方善
正君之心而未固君德方進而未純其可無輔贊彌綸之力欤是周召訪落之時作
正君之心書誦詩警戒日聞而成王終為令王平勃於錢穀之間決背莫對文帝之
正君之心治幾殆焉前陳此大臣奉七不能自已之忠尤當見於異日也噫呂端今
正君之心真宗之顧命大臣奏事雍容未嘗喜懼以輔咸平之治者端之力居多真
正君之心初即位每見呂端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再拜以請上曰公昔顧命元
正君之心老朕安敢上此先帝又趙普嘗曰呂公奏每得嘉賞未嘗喜遇挫未嘗懼
正君之心真台輔韓公乃神宗之定策元老新法之疏懇切再三猶能寬一分之賜
正君之心者韓公之功欤神宗初韓公奉英宗之遺命以立之至行新法韓公再三
正君之心力疏後乞補外特授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節度使判
正君之心刑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禹深望於今之大臣

功臣配享

予享先王爾祖與之此侑食之始制也書盤庚茲予大享于先有功太常
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祭於大烝此侑食之定制也周禮夏官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嗟夫其崇
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同勳詔之微木見者興詠故笏細物中心惻然况覽竹帛之舊蹟觀鼎彝之遺銘其
可無慨慕遠想之典欤此商周所以奉七於清廟之享者見仁之至義之盡也商周遠矣其待臣之禮吾憾焉晉文公間閔在外十有九年之推從
亡日又蓋同甘苦共患難者比其及國乃不及祿左傳韓淮陰誅秦感項
蓋漢庭之第一功盟血未乾狗烹弓藏終不能老死牖下韓信此固缺薄
少恩之人固不足與語君臣始終之義若夫漢之霍子孟唐之魏鄭公此千載魚水之會然能榮其身於前而不能全其名於後能昇厚秩於一時
而不能播幽馨於異日此君子深為之浩歎方子孟未央之奏親握天子璽以授宣帝受遺托孤無負先朝蓋三代而下所未有麟閣崢嶸遺像凜
然位次第一氏而不名若無負於子孟莫然霍氏之肉未寒而赤族之誅

漢不

及使光之元勳茂績不再傳而盡泯何刻哉本傳霍光與諸臣議立孝武曾孫未央列奏遂即帝

能全

刻鋪陳功績若有光焉亦無負於鄭公矣然妻裴之言一入而仆碑之悔

功臣

遽形使鑑逝之後反於墟墓有譴焉何薄哉魏證傳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證

亦以

不世遇乃展盡底蘊後蒙帝歎曰今魏証卒一鑑亡矣後帝登陵陸閣觀登像賦詩悼痛間者媚之毀短百為帝不悅乃停叔王昏仆所為碑

顧其

家觀此則唐人享功臣於禘祫之日特虛設日通典唐正觀十六年有司言禮功臣配享

於唐

庭禘享則不配依令禘祫之日噫論漢之君臣不若宣帝子孟之相得論唐之君臣不若太宗魏公之始終不替猶不能得事死如事生之禮

况其餘

乎我國朝以忠孝為家法以禮義為國維元勳碩德既保全於土龍既禱之餘縉儀盛典復追報於喬木見思之日然侑食之典庸可輕乎

哉議集

縉紳愜公論也冊告宗廟無愧辭也蘇東坡劄子自祖宗以來釋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臣

以配

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卿大夫集議公議所屬不顧此選奏請既上詔旨恭依冊告宗廟

觀盛

朝歷數舊勳凡侑於清廟祭於大烝當時無異論後世無私說至今言之猶使人有起敬起愛之意我藝祖之開國也中令元勳弘濟艱難

大初

此雷德讓曰鼎鑄有耳波不聞趙晉吾之社稷臣乎侍中重望削平僭偽是用侑享于藝祖水

燕談

曹彬征討前後凡降四國主江南四川廣南湖南也我太宗之繼統也輔新政於太平之初則有

居正

入相後配享太宗廟

楊天靈

於混一之日則有潘石

配享太宗廟是用侑享于太宗其在真宗時也文靖文正凝遠深沈李

靖沉

風軼遠文王文正且張諫日深沈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李公威名天下知之李繼隆

也沂

公大節險夷一致王曾有天下之大節申公持權見遠謀偉事畧

之禮

其見遠矣消監兵之策其意深矣請建在英廟則琦有奇骨重厚如

勃阻

狹慶曆聖德詩予早識琦予曾公輔政可方安世長編曾公亮謹畏

受遺

輔政有始有在神廟則鄭公秉心端方直亮歷事四世計安宗社編

卒可

方張安世神宗配享功臣合尚書以下議務永等議富蓋不特

元祐

三年禮部言神宗配享功臣合尚書以下議務永等議富蓋不特

冊稟

心直亮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享神廟備建實為宜欽

冊稟

心直亮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享神廟備建實為宜欽

冊稟

心直亮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享神廟備建實為宜欽

冊稟

心直亮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享神廟備建實為宜欽

國初以來之禮也高宗中興是時也呂趙韓張俱有名績淳熙廷議侑食

宜稱要括淳熙十六年字文介議兵惟高宗天錫勇智紹開中興一特將

盟又舉取日震淵龍功茂焉天錫伏見呂頤浩再登鼎司能斷大事立

奮發速營惟楚視無前各隨志至令瞻落張俊秉翊霸府披棘以立朝

俱宜聖旨聖光授受是時也文惠忠亮培養聖德高公為揆效忠訪落文

惠公輔孝宗替即后即位再入相遂配其報稱之公取予之當蓋質諸鬼

神而無疑關諸百世而無憾者類延趙普曹彬配享太祖薄居正潘美石

貞宗王曾呂夷簡配享仁宗韓琦配享英宗王安石富弼配享神宗蔡確

配享哲宗韓忠彥配享徽宗又長編元豐元年曾公亮卒贈太師中書令

告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廣庭若神宗侍衛之人或行或罷紛紛

不一君子不能無議也鮮于侁曰宜以富鄭公也鮮于侁曰熱德第一惟

二人且如唐朝止用郭子儀故曾布曰宜以王安石也長編紹聖元年

事只以罷一人配享議遂定先帝罷之翌日布對上問罷富弼配享如何帝曰臣自元祐中間之故以

而用弼豈先帝之心哉但元祐中人持編見不恤文理所安耳然王安石

之變更家法終不若富弼之計安宗社見曾布之由持私說終不若鮮于

侁之允愜衆論心之公議千載終不泯也是故安石之享能唱於曾布

而不能不罷於趙鼎言行錄王安石傳紹聖初罷神宗崇寧二年詔配

于從祀建炎中用趙鼎祀文宣王廟靖康初用揚時言序文宣王舊配享列

其宗主公議有人矣雖然太室之禮腍矣侑食之人當矣然追崇一意而

有出於大丞之外傑閣像形頌臺鐫碑遺風舊蹟凜乎如存豐功茂績昭

然不磨此愚三詠三歎於今日見繪功臣格

薦賢

乾興初年 仁宗即位之始也而主曾首薦呂夷簡之相長編仁宗謀相

熙寧九年 哲宗即位之元也而陳襄首薦司馬光之用長編熙寧九年

夫人主臨御之初興起事功無寐人才毛髮絲粟才能不遺為

人臣者不念公家棟楠之用徒為私門桃李之計寧不負初政側席之意

哉然嘗論之人臣以報國為念則所薦無非公人臣以植恩為念則所薦

國朝 初正 薦賢

無非私夫親固可疑也苟有材之可舉則不以親而疑雖可嫌也苟有德之可擢則不以讎而嫌吾以公而薦賢而謝恩私門則無也吾以賢而後薦而有求後舉則無也此無他人臣以報國為念而他不暇顧矣夫苟公道不行於上而公論不明於下則短續朝馳長棧暮進其舉曰覓親故交求彼此相薦其舉曰互網繆托契夙有恩惠其舉曰私白書大都與奸為市其舉曰鬻此無他人臣以拉恩為念而國不暇恤矣吾觀 國朝知人之明薦人之公為大臣者惟知薦賢報國為事為士夫者惟知行已律身為常上以公取下以公進蓋不特如王曾陳襄所薦也噫盛矣曹彬一代名將也教子登壇韜略世授卒以子一薦之記聞曹彬將薨太宗親問以優劣曰辨不如璋呂蒙正一代賢相也衣鉢相傳勲業無愧卒以猶子薦之間見錄呂蒙正為相致仕真宗問諸子孰可是不以親為疑也

發后之事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長編呂夷簡京祐執政同孔道輔諸人附門大呼攻夷簡落職知歸州夷簡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豈可但除舊我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夷簡

先正不以親為疑

先正不以親為疑

子待舉

以權貴之薦

曰夷簡豈復以舊事為念哉 燈籠錦之事唐价嘗劾文彦博而彦博復薦唐介是不以雖為疑也 言行錄文彦博為唐介燈籠錦所劾介知單州李文正之用賢以為大臣之職業而不市私恩言行錄 王文正之拔賢未嘗顯拔一人而恐恩自已出魏公別錄韓琦言王公魯當國未嘗顯拔一人范仲淹蓋不 敢謝恩私門也呂文靖之薦包孝肅以其同巷而不求見呂文靖與包極 見文靖以司馬公之薦劉元城取其無書抵政府不待有求後舉也 溫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乎安世曰獲從公遊舊矣曰非也光居間足下時節問訊不絕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所以薦也 論薦若此其視祁奚之於牛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曰子解狐之於荆伯卿 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為上黨守曰荆伯卿焉柳王曰非子之誓乎曰舉賢不避仇讐 妻師德之於狄仁傑狄仁傑為相 仁傑數曰委公盛德我為所容亦何愧哉不然李師錫乃王德用之甥 而薦者凡三十餘人政要增釋慶曆中流內銓引還人李師錫改京官其 蓋以德用之故且與循資陳琪乃寵籍之壻而薦者至二十四人徒以權貴之故而薦也天何取至和二年流內銓引對雍立縣陳琪改京官上謂

至和二年流內銓引對雍立縣陳琪改京官上謂

不由有司奏擬其乃寵籍女婿令保薦者多至二十王

安國本荆公之親四人得非專欲謂附大臣故尔邪且與幕成者知縣

弟也至托公以力薦之荆公薦之為上呂惠卿本荆公之同已也至犯

衆怒以力薦之自代司馬公極口排之以為江充李訓之徒徒以親故

以親之私而薦也夫何取嗟夫呂文穆謂我為相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錄

前正曰我為相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唐質肅言吾輔政何功惟薦二臺官無愧耳

董之薦賢報國以此為職之賢彼猶權貴私親固者不亦惡乎雖然薦賢

者固無負國家而被薦者亦不當負舉王范仲淹之於晏殊蓋有知己之

恩也稱壽一疏聞者縮頸而每以不稱為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長編天

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乃受朝仲淹奏獨君休損國威初晏殊薦仲淹為

戰聞之遂詰仲淹曰仲淹繆辱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反以忠直

獲罪殊荆公之於文路公亦有知己之恩也新法一奏識者稱快而反以

異己為嫌若此者適以負所薦仁宗朝文彥博薦韓維王安石張一寺信

王安石不聽反不然繆舉同坐之令不愧國家寧不愧所知乎昔前輩有

詩曰先收先生作棟梁其次收拾補與攘愚敢誦此於初政急賢之世以

為二三大臣勉 歐公贈胡安定詩

舉燕

虞朝設教曰簡而燕周典計吏曰弊以燕夫燕者百行之本也以此律身

以此正家以此化風俗此士夫職分之常而非卓絕之行尚何待教之蔽

之而後為哉大抵回天下之勢者在機而不在力淑天下之心者在上而

不在下蓋千駟弗視萬鐘何加足以厲天下之風俗者固有之矣醉醲飽

鮮傾困倒廩者豈盡無也四知自懼一物不載足以激天下之節義者固

有之矣之播取楮登龍罔利者豈盡無也是必新采芑之曰興孤竹之節

者而後可以美士心嚴媚賄之誅儆殉貨之刑而後可以回士心却羨餘

之貢推金錢之賜而後可以服士心不然則士心轉移不以宮室之美妻

妾之奉而為之則以人心之萍梗世運之汗隆而為之可不畏哉嘗怪文

帝之舉廉而萬家之縣無有應令本紀武帝之舉廉而闔郡之廣不薦一人

紀本是何廉吏之艱耶蓋簞簋不飾既不如賈誼廉耻四維之勸賈誼誰而大

漢文 武孝 廉使

紀本是何廉吏之艱耶蓋簞簋不飾既不如賈誼廉耻四維之勸賈誼誰而大

國初
勸廉
之道

馬嬉遊至使魏其武安窮力而肆為之本傳則縣不應而郡不薦也亦宜矣 國家一節儉化臣下以廉耻勸風俗即此一意已見於 藝祖立國之初則人人穆契家家夷齊有不煩人言者且平蜀東歸惟有圖書沉淪

之清節可貴也於是有樞之命陸轉運使諸將曾取金帛子女論清潔一無所取東歸之日惟面書數卷身平江南惟載圖書曹彬之廉潔可

尚也於是有玉音之歎曹彬平江南倉廩府庫悉委轉運司收籍檢視賞惟其得勸廉之道則廉吏其不勉乎符彥卿之羨餘未易革也而必出

粟以愧其心太祖聞大名部民輸租節度使符彥卿加量收其羨王晉卿之

貪黷未易化也而必還錦以愧其心乾德四年前陝州刺史王晉卿獻重是故有官非無地

何簡薄也田園貧相惟富詩書何冲淡也人有贈富鄭公詩曰田園貧宰相面籍富詩書身為中

丞不受遺錢無貪心也太宗在晉邸嘗以五百千錢遺中丞劉溫叟不身判棘寺不受賜錢無利心也向敏中判

無是心哉而今也不貪不黷無愧一心其表厲之功多矣守抗之日愧市

白集非矯俗也乾興九年三月以李及知杭州及性請介所治前嚴惡入蜀之時龜鶴自隨非強清

也趙鼎初在成都携一琴一鶴以行其月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出判

帥南海不載一物有清節也為靖為廣西安撫戒常在官吏不得嗟夫囊

帛檀金笑與秩終為守令者誰獨無是心哉而今也以易雷難欺而自畏

其勸勉之道至矣嘗謂天下之廉吏有三曰自然之廉曰矯激之廉曰勉

先正
諸公
清氣

天下
廉貞
有三

也揚湛貪鄙聞薛宣之名而改節勉強之廉也噫矯激之廉君子不取自

隆興

然之廉不可多得欲使天下之吏皆自勉於廉節蓋必有虞之九德周之

興

六計以起其愧耻之心庶無慊於先正之高風昔者隆興初年玉音有曰

初政

收召賢士可擢廉潔以律貪鄙夫以我朝嗣服之初必拳拳於舉廉之

見之

今者蓋新天下之習俗一秉其機則有頑廉懦立之風一失其機則有墜

起精白

一意以承休德詠布象之銘司馬歌無宅之詩寇萊公愚何幸親

財計

利權

利權宜合不宜分利源宜公不宜私此國朝建置三司之美意也夫歛散

不宜

及時出納由已此利權也若十羊九牧徒費事功則彼此不通矣視人猶

私

已損上益下此利源也若丘夷淵實不知本末則上下俱困矣之二事者

國朝

國朝講之也審矣夫真官之胄案秋官之磨勘衙司冬官之修造河渠自

唐五代

唐五代以來而他官皆所不與我國朝悉屬三司故造作軍器屬之胄案

土木之工屬之修造河防之設屬之河渠國家財用之出莫大於三者而

三司皆徂總焉蔡官制唐地官設度支金部倉部戶部唐末省官分置使

度支主用度戶部主版籍故次之其子司磨勘在比部衙司乃今印官皆

肆秋官胄案乃今軍部屬夏官修造乃今工部河渠乃今水部歸正冬官

地官不得統焉皇朝盡付三司者可以立助以質不以文也開辦司魚管

主行土木之工肆修造河渠之役則河渠行之外之諸道轉運內之私帑

儲蓄自唐五代以來而地官未必盡焉我國朝悉歸三司故漕臣督集

財賦必由三司勸沮內庫取索金帛必經三司出納國家財用之入無要

於此三者三司皆得統焉故曰利權不宜不宜分者此也蔡官制本朝分

判官付以被核之權皆督習財賦集肆三司凡經費羨餘轉運官獻之自

昔計臣未有不興利而富國者歛民房錢關宦曰可而三司堯臣曰不可

夫不以困民為念則國用宜乏今主計三年而償前後所貸內庫錢至數

百萬而財用沛然有餘也慶曆三年四月至堯臣為戶部郎中權三司使

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澤滌屬工納其言堯臣果以治辦聞五月入內

利權國朝之合

利權宜合不宜分利源宜公不宜私

初政

隆興

九

國朝
利源
之公

因上言曰此衰世事唐德宗所以致未此之乱者蓋鐵副使林維畏永和
勢助之甚力竟臣委誰維議乃定堯臣主計凡三年前後姚仲孫借內藏
錢數百萬久不能償堯臣悉按籍償之而軍國之用猶沛然有餘蓋未嘗
加賦於民也蓋薛夔三各轉運皆之增蓋并課歲可得錢十餘萬堯臣固
不從上問其說曰西蜀僻遠恩澤難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河北權鹽廷
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求益焉是重困也上善其說河北權鹽廷
臣曰可而三司張方平曰不可夫不以規利為重則國計難辨今再任未
暮而京師有五年之蓄而公帑愈厚也慶曆六年十一月議權河北鹽張
上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
老選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施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
豈非再權乎上大悟曰卿語宰相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知之常直
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也下詔河北父老相率罷於瀘洲為佛老會
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其後父老遇其下必稽首流涕又嘉祐
元年八月張方平為三司使始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積而馬粟倍之至
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其財用大不及舊方平遂畫漕運十四策
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當奏也悉如
所啓施行其後未及暮自昔計臣未有不重租而權民者景德茶商所條
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三等使王涯處此未必不喜上等也三司宋太初取其公私之俱便而不
取其權利之太深異時公用足而民富者非公其誰與之長編景德二年
租三司使宋太初不敢深慶曆議臣欲合稅名為一使楊炎處此未必不
取於民只從中等之說

國朝
重三
司之
職

厭其多名也三司程琳亟取其名件之繁益而不肯益勉之併合異時不
至沒舊名而增新額者非公其誰賴之故曰利源宜公不宜私者此也景
元年程琳為三司使之是三司併合田賦公納諸名品為一物程琳謂借
使牛皮倉鹽地錢合為一谷麥豆合為一易於勾校可也然後世有與利
之臣復用舊名增之噫利權合矣利源通矣然不重其職而口談元理者
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噫利權合矣利源通矣然不重其職而口談元理者
以財穀為遷手校鈔黃者以籌筭為凜其肯盡職耶是以國朝呂申公
之在禁後必先除戶部次文忠之參大政必先除三司使此古者冢宰理
財之意也蔡官制祖宗舊制選除執政皆從必先歷錢谷蔡文忠公由進
密副使元祐宰相呂中在至和間任館閣禮官已有賢名嘉祐中朝廷
欲貴中禁從按其歷任未嘗經錢穀乃不久其任則求遷仕途者以公字
先除戶部判官居數月進修起居注不久其任則求遷仕途者以公字
為傳舍速化職任者以簿書為假途其肯究心耶是以國朝陳晉公之
為三司使十有八年號真鹽鐵李士衡之任筭計至二十年才智過人此
古者倉庫為氏之意也陳晉公怒為三司使十八年精於使事晚年為寇
事件類為方冊及所至榜示窮至其第請晉公判押自是計相無不循其舊貫夫如是國用安得不裕民力安得

不豐哉長編李士衡前後亮計之今之任財計者有祖宗家法在

荒政

救荒之政尚矣言者當聽者厭然君子審先後緩急之宜則以察時變為
先以保民命為急以簿書期會之間為寬緩不急之故權度三者則荒政
之論得矣夫陰陽之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所愆伏如人之一身
有血氣不能無所凝滯水旱流行勢必代有故古者於三年之耕則餘一
以保年之食是於三年之間慮一年之必歉也其斯於之察時變以三十年之
為急通而凶荒水旱民無菜色甚者不舉膳不祭肺馬不食粟馳道不除上下
皇皇相與併力以救之惟恐一民之不有其生也其斯之謂保民命至於
簿書文務調度之日上下文具之觀則皆姑置之以俟時平無事然後可議其
期會可緩斯之謂知所緩急先後故天下之政非一而荒政獨以救言夫謂之救則
其勢奚以異於焚溺之類也揖遜救焚無益於焚念慮不可緩也徐行救
溺無補於溺講書不可後也昔者嘗讀雲漢之詩蓋深悲宣王之遭時適

此心隱然於流離轉徙之民不帝若已推之若夫朝廷上下盡瘁戮力曾

變而亦深歎宣王之能得災禦患也切想其於兢兢業業如雷如霆之時
大臣之尊勞於職也其曰趣馬師氏則趣馬不秣而師氏弛其兵也其曰
膳夫左右則膳夫徹膳而左右置而不問也而又繼之曰靡人不周無不
能止嗚呼盡之矣是無一人不周急於民也是無一不急之物不之去也
夫如是上足以銷天變不足以保民生王化復行非偶然之故也若酒權
鹽鐵可罷於民所疾苦之時而兩府之士不以告至貽汝南次公之譏前
光稅錢草粟可寬於閔中飢旱之時而群臣之間未嘗言至煩昌黎御史
之奏韓文嗚呼陋矣漢唐君臣也其視周人之政遠矣 祖宗勤恤民隱
固行於平時無事之暇而林災美意不能自已於天變上聞之日且常平
之法行於淳化之二年淳化二年京師大饑分遣使臣於四門置場增價
義倉之法行於乾德之元年乾德元年令州縣置義倉所收救荒之策

祖宗當平法

義倉之法行於乾德之元年乾德元年令州縣置義倉所收救荒之策

似矣而 祖宗猶未也上供者國用所自出也吾寧恤於江淮而無恤於

軍儲供符元年詔江淮運司留止軍儲者邊備所需也吾寧恤於揚泗而

無恤於邊備沈倫使吳越奏揚泗飢理中軍儲尚救荒之策至矣而祖宗

猶未也諸道租稅悉從蠲免恐其有以困吾民乾德五年詔水旱作沴民

蠲租有災傷蠲並劔川群盜捕逐不置慮其有以擾吾民雍熙二年西劔川谷

賊遂被今年租稅命使捕賊上曰盜賊之起皆由飢饉可預為防備嗚呼此其仁之至義之盡歟此特上人之責耳

而群公百辟其能無上體愛民之意乎其任運使也漕兩浙者則發糶減

直以濟貧民祥符六年兩浙運使陳堯佐言杭閩等州米斗錢六十蓋江

其價漕梓州者則出祿米以賑飢民區稱為梓州路運使歲飢出祿米以

先朝者數其價其秉州奎也活青州四十萬人則每自喜言之即伯溫言富鄭公使

救荒上為功至知活京東百萬口而人至今賴之活京

之政自言之曰過於中書令二十四考矣詩曰蔡人不周無不能止亦

何慊於雲漢之章雖然觀 祖宗之心於天變上聞之時不若觀 祖宗

之心於平時無事之日賜貧婦以茶絲賜耕者以茶絲是無念而不在民

也政要仁宗駐駕觀道主耕者賜以茶絲天聖三年觀劉麥開

為民平時也麥又觀農刈亦是無念而不在農也政要增釋開室六年駕出觀民刈麥

又出南薰門官稼天惟存於平居見於荒政閭閻疾若上徹旋見

洞達無問驟寡此祖宗之心其堯湯之用心乎

新發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新發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恤刑

刑



淑氣一動草木皆春陽谷方升萬物仰照是知初政不可無恤刑之心上
醫調護元氣流暢良農不力稂莠害禾又知初政不可無恤刑之吏夫當
大化圖新之初天下望澤之始窮閭鄙壑之下遐陬僻壤之所一動一植
欣欣然有更生之願况吾民乎然仁出於君心而入於人心豈自能發越
而自能充滿也哉推而廣之而在下不可感狹也勤而施之而在下不可
廢沮也爬搔其痛癢洗濯其瘡痍而雨澤周流於焦涸之地如陽和宣暢
於迥寒之谷則仁心仁聞浹洽彌匝而無匹夫不被其澤矣且舜於嗣位
之始而申之欽哉恤刑之訓孰不曰虞之恤刑者然民協于中之治則有
由矣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臯陶作士惟明克允此其充廣好生之德也博
矣成王於立政之初而發庶獄庶謹之訓又孰不曰周之恤刑者然罔罔
空虛之治則有由矣司寇司公欽爾由獄君陳用辟爾惟厥中此其發達

忠厚之仁也廣矣或者且謂四凶之誅凜然秋霜之殺物殊邦之罰又雷
 霆之不及掩耳者似不免為帝王盛世之累嗚呼孰知虞周深仁厚澤之
 意其在於此乎何者四凶不去則導其民於非善是縱姦也羣飲不執則
 淫斯民於非辜是滋惡也虞周之刑不施於民而施於吏正所譽奉承宣
 布之職歟並不然文帝後元元年即有決獄之問本太宗正觀初年而議
 決罪之誅刑法其視虞周之初意蓋異世而合轍者然釋之守法力持寬
 恕方推廣帝無窮之意張釋之傳釋之為而晁錯刑名者流已感其脈矣
晁錯傳錯晉申韓刑名之學勸帝親事法官削七國鄭公仁義潤澤生民方欲勸帝力行之功而德
 彝小人鏗薄之習已截其軌矣本傳吾觀虞周忠厚之治而漢唐僅有幾
 致之風此其刑之煩省吏之寬猛識者可以觀世道之盛衰嗟夫虞周遠
 矣仁意間斷五季苛虐民不見德我太祖開國之初未遑他務一洗舊習
 而新之且折杖之法寬常刑之典南豐太祖德厚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貴大法有
 縱故可罪也而緩其誅罪有誤入可恕也則重其辟奏議曾鞏云宋與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

然猶詳審反覆故於縱故縱之誅重議入之罪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猗歟休哉此帝王初政之用心然所以

充吾仁心廣吾德意者又有人矣京師鞠獄改用士人長慈開寶六年上

恤畿左右軍院典司案鞫開村符籍選牙校分掌其職上哀欽度獄始詔改用士人州郡重辟覆以刑部三年上

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多在法殺人動延置而不問刑部之我幾發乃令諸州自令夫大辟詔錄按問奏交刑部詳覆之上有寬明仁

恕之心下有慈詳惻怛之念良法一定萬代遵守是故仁宗即政四月庚

子之詔一意恤刑然考之當時我 仁宗不徒以卹刑之語見於詔令之

空言獄有稽留無太過也而必劾其吏自今天下無滯獄矣類苑仁宗嘗

愛下約東州縣令其能盡休朝廷恤刑之意乎王欽若曰獄事之重諸路疾者取在按察其稽慢者自當糾劾仁宗曰卿言其善更以此意戒之也

獄有不當有常法也而不罪其吏自今天下無冤民矣賢訓天下有疑獄

須以不應奏生之自是官吏不敢復議上奏應大辟有疑皆令奏識人而不當官吏不坐故休養生意一世於祥風和

氣之下而使田夫野叟吟詠於山林龍畝之間 孝宗嗣位三月乙卯之

詔詳議寬恤然秦之信史我 孝宗不徒以寬恤之語見於十八事之頒

聖政嗣位三月下詔有寬恤十八條巧特多端者必實于罪聖政乾道二年詔曰比年以來

援引而重輕之如等其華功習之弊奉行不度者警以常刑乾道間詔部明審克之功使好不隱情罰必當罪意不度定以故隆興乾淳之間東商之生齒繁度吏稱民安熙然有慶常刑云云嘉祐之治是則卹刑不寬無以推人心飭吏不嚴無以行仁政此 祖宗

拳拳於訓教之命也其亦我 藝祖詒謀之善也主上新紹燕謀仁聞四達今日下詔卹刑明日下詔飭吏垂髮戴白鼓春風而沐和氣然不知奉行之吏果無愧於詔旨丁寧乎且酷暑隆凍按囚踈決法也今之秉憲節

者奉法日少慢法日多不分牒於貳車則委責於丞佐按行分部而不問事情之曲折受成吏手而不知訟牒之始末其可憾一也每歲告終倒行

按察法也今之典獄訟者賢明日少酷虐日多高下輕重而與吏為奸飢寒瘦死而簿曆不明其可憾二也有犯者固已伏辜必令妄及於無罪平

民之家以為誅求之計私販者不即疏決必令妄稱與販於亭戶富厚之室以為計囑之媒其可憾者三也嗟夫六條有戒御製有名湯湯乎江河

之難犯昭昭乎日月之昭布士大夫其忍負之必也朝廷操信必之權臺

諫公耳目之寄監司任彈劾之責則朝綱以肅吏治以振民瘼以蘇將獲見太平盛觀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聖天子已盡心矣又曰式敬懼

由獄以長我王國士大夫盍自勉焉

新法

新作南門聖人所貶新開阡陌君子懼焉甚矣國家不可輕變法人臣不

敢輕議法也愚嘗拜觀國史執究新法未嘗不撫卷而具嘆焉一國家自

建隆至嘉祐天下似有舒緩不振之勢而根本所在則水山而四夷之猶

之臣室焉上下和睦財用充足所少者臺宇未備器用未精滅獲運鈍不

及事而鄰牆有時而輝侮悶悶之政誠有不快人意者元城語錄神廣必矣祖宗以忠厚治天下至於嘉祐天下之事涉乎舒緩委靡不振當爾上大夫亦有嚴之其實根本牢固至神備即位天資絕人見朝廷州縣多舒

仁祖
受指
根本

正如天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臺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器

其采已以遂不致才當上意改革法度王今陵瑞知上意以當之是時

也何郊以總覽威柄之說進增釋慶曆中何郊言今之政令不率蓋失於

其在但當總覽威權之說進增釋余靖言當今為陛下計柄以奮乾綱之新余靖以自覽威權大臣公行賞罰沮宋綬曰覽威柄綬猶郊也長編明道二年宋綬言帝王御天下

熙寧大臣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曰大歐陽脩曰執威權脩猶靖也臣出拜大臣周上何以致此區陽脩曰執威權脩猶靖也長編慶曆二年

然事之未卒者幸之而已矣勢之未振者振之而已矣何至棄其本根而他圖哉輸錢免役以便民也而寬剩之求多則民始以為不便矣熙寧四年

未病民也而抑配之過擾則民始告病矣熙寧二年正月李常孫蓋言官務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顧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保甲

民兵之遺意也而團教之妨農青罰之大峻果古意乎元豐八年四月司云二四年未又令河東河北陝西到者孝務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時置

廬巢古意乎熙寧六年九月賜屯田貧外郎侯叔獻大富丞揚及府界田類如此而朝廷不知也云云經義之法行而科舉之法壞熙寧四年中

祖宗之法不必更張木過也荆公曰祖宗不足法也錄熙宜偏所陛下即似以仿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

鄉曰一年一變法也法編述英進請蕭何曹參爭司馬公曰曹參不變何鄉曰一年一變法也法編述英進請蕭何曹參爭司馬公曰曹參不變何

祖宗之制度變更貽蓋君子於此為之不滿焉程明道同學於濂溪也以不樂新法而絕用事行新法程諫之不從乞補外韓維與荆公同受焉

於路公也以不合新法而踈溫公瑣語皇祐中文路公為韓維曾公定張行代安石用爭維論鄭介夫師事於荆公錢景謨素交於荆公一論新

新法不便不報乞補外鄭介夫師事於荆公錢景謨素交於荆公一論新

法終身相棄却快字介夫從章荆公後介夫極論新法神宗為罷青苗免

蘇子瞻素厚於荆公劉道原雅善於荆公一議新法屏迹不容蘇東坡

禮王安石素有文墨之英論翰墨後荆公新法行東坡極詆之又十

國紀序王介甫與劉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奉大政欲引道原

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谷之事及呂獻可得罪知鄆州道原往

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朝陳所更法令未使介甫

太怒遂與故老典刑參辰相絕平生膠漆矛盾不合而荆公所與共事者

以章呂曾布為腹心張璪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

為斯役惜哉唐介言安石用事章呂曾布為腹心張璪李定為爪牙劉孝

致餓死者以安石此李林甫盧杞夫勸人主以講學此荆公之本心也

而三不足之惑上聽胡為有兩曰舌耶上謂安石已昨閱卿所奏書至數

言施設之方聞曰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六不言而諫

人主以變風俗此荆公之素願也而首擢不孝之小人胡為自相柄鑿耶

熙寧元年二月庚子安石府上曰朕仰慕卿道得其至卿所施設以何為

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為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

先禮義無耻由君子出故也又熙寧三年六月詔令宋壽昌李行赴闕

先是言者攻李定不時母喪王安石立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遣齋

院官祖宗出政安利元元此安石告君之言也而新法擾民冒行不顧公

何忍為之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不變以何道也安石曰屈已

夷狄安逸遷人此安石告君之論也而開邊誤國貽禍後來公又何忍行

之安石上書仁宗在位日久寧屈已并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自夏人

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加兵之效也熙推原其由安石所學者孔孟之書

所交者直諫之士所談者正大之言一旦棄置如許操戈入室者此皆小

人從史之罪也觀福建子三字之書則知異日怨用小人之意荆公為惠

相願覆至晚年鍾山題福觀吾昔好交游今以國事相絕之嘆則知晚年

惜去君子之悔聞見錄曰田承君云荆公嘗謂其姪防曰吾昔好交游甚

筆案上公屢欲下噫亦晚矣又嘗論之小人嗜利而附新法固可罪君子

變節而附新法尤可咎方新法之始議也朝廷尚有疑貳之意常秩之聘

正國論去取之機召至闕庭昌言其便而法遂行矣熙寧二年詔宰遺逸

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常秩賜對盛言新法至新法之行也朝廷復有悔

之便乃除諫官至傳制介甫遂亦心知之

安石悔去君手

怨用

艾之舉閣道之問又國事興廢之機安石自罷之言一入而法卒不廢矣
王介甫因新法行衆議不便介甫辭病神宗欲罷之因問趙閣道對曰侯安石自罷之遂不發及新法之盡用也三五少年畧無愛惜當時故老在朝僅有曾公亮耳儻能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賜亮也陰助力贊無毫髮遺安石環顧無所忌憚此法終為誤國蠹民
之具矣長編公亮陰助安石更張應事一助所之然則變法之禍此固安石之罪也尤小人之

罪也固小人之罪也亦君子之罪也君子安得不為之浩歎吾觀熙寧夫
子安石相誤之語使安石聞之必不為也神宗與王珪因論馬監事神熙寧細民鬻妻買子之怨使安石見之必不為也鄭介大繪民間鬻妻買子

上欺其君下棄其民熙寧小人不得辭其咎元祐初元天意祚宋人曰父
政不可改也君子曰東朝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也人曰神考不可改也

君子曰天子改安石之政非改神考之政也罷保甲廢世易四患之除如
救焚然君子方以元祐為嘉祐而不知紹聖又轉而為熙寧矣司馬公行

嗣位民曰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設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假公爭之
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易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

元豐先帝本意者改之如拯溺救焚之意元豐之變熙寧未盡變也而君子喜之

熙寧何者意其必有元祐也紹聖之變元祐亦未至甚也而君子傷之何者意

其必有崇觀也奏議陳瑩中言自熙寧至今二十餘年天下之事已經四

元祐之變凡所行之事紹述一語更唱迭和莫助兩圖左次右列而天下之事去矣

噫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往者不可諫矣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君子深幸其

有建紹之治

朝儀

嚴內
朝平
時之
義

小人
之罪

漢內庭義不謹

國朝時之盛

婦寺又皆屬於冢宰之臣行之於宮庭寢處之間達之於朝廷宣布之際同此禮也亦同此心也豈必視朝而後嚴外朝而後謹哉漢唐之儀非不足觀然內外幾天淵之隔且暮有聖狂之分漢之制朝會也謁者督導郎中俠階百官執戟傳警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若嚴矣百官表上然卧枕宦者而不顧排闥入見之曰陛下禁紋主也臨視將軍而見至不冠武帝路側視則又何藝也異時倖臣嫚朝之醜召通欲斬之帝遣使者赦通嘉權臣干政之弊是非內庭不謹而區區於外庭之文耶未年王鳳王莽權臣切政方唐之損益禮文也有兩丞以辨其儀有典儀以替其位贊辭則通事舍人正班序則御史臺屬若嚴矣唐百官志然樂工伎術之流皆得鳴玉馬周斜封墨敕之弊率由中出武后紀則又何藝也異時大臣有離立之慢武夫有背關之侮侍者是非平昔過輕而屑屑於視朝之頃耶國朝以禮立國朝儀尤重舊制常朝以日入閣以朔大朝會以冬至五月朔唐會要淳化二年張洎言唐初五日一朝肅宗而下咸隻日朝双日不坐陛下自臨大王十有五年末嘗一日不雞鳴而起然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訓望依前代隻日視朝双日不坐不役又會要唐

祖宗朝會之時

祖宗朝會之制

宗始御紫宸殿羣臣入閣唐會要以月朔行之後唐天成初又以入閣國初舊制皆以朔入閣又按會要太祖元會二冬會二五月朔二太宗元會六冬會三五月朔二至天聖則罷五月之朝會熙寧罷月朔之入閣而以朝仁宗問輔臣曰此何禮也王欽若曰唐以瑞氣始於此故設君臣相見之儀又上命罷之又長編三年詔罷入閣儀先是王珪言入閣者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紫宸殿今同而唐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則天子坐朝立必儀正衙若正衙紫宸殿與正衙儀自宣政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五代以未廢正衙立儀之制今入閣儀正是唐常朝非為古禮不可遵用故罷之又按會要與禧四年中書門下言唐正觀十三年房喬請二日一臨朝顯慶三年長孫無忌請隔日視事並從之自後有五日開延黃隻日視朝双日不坐請自今双日前後殿不坐隻日視事或於長春閣或於承明殿舊制有外臣之辭謝有群臣之橫行有宰臣之押班至乾德則變辭謝乃得入見拜謝亦如之太祖嘗釋召一邊臣入對其到京數日而未見左右奏以未過正衙及令入見畢乃詣正衙淳化二年張昞言正衙之設謂之外朝群臣拜頌及謝先詣正衙見訖方許入對此舊制也乾德以來始詔先赴中謝後赴正衙而中謝辭見咸平則倦於橫行會之後多不詣正衙致朝經發欲赴中謝次日赴正衙咸平四年御史言舊例假三日群臣並赴文德殿橫行而押班之制則嘉祐四年多以内殿赴居不起望中舊制以肅朝儀而押班之制則嘉祐雖廢而中丞有言迨熙寧始盡董焉此朝會之制然也長編神宗即位王陶導宰相不

押常朝班韓琦言先朝以前殿退晚以日有幾事商議故不及押班為歲

已以即非始自臣等唐每月凡朝廷委其餘不坐之日宰相須赴正衙押

班及正衙對宰臣曰令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祖宗以

來繼日奏事祥符初敕宰臣進文德殿押班當時似未討論中書若日赴

文德殿押班則至列聖之所遵守先正之所維持者天冠地履凜凜難犯

幾務當有妨帶至列聖之所遵守先正之所維持者天冠地履凜凜難犯

朝會褻慢太平有詔也會要太平興國五年詔曰表著之設蓋有等威五

比皆務殿庭私禮景德有戒也會要景德三年詔曰自今朝會始務肅不

禮者委問門神奏時文中稱言立趨朝後時祥符有令也則列聖之遵守

之法班時多談請行私禮故有是命趨朝後時祥符有令也則列聖之遵守

此法固重矣會要祥符二年趙相言伏見常參官每日趨朝多不整肅舊

名申奏上前之喧忿未已則王文正以為當遣樞使王崇勳上前言

朝之威儀稍慢則薛簡肅公以為言事略薛武臣之少有失儀則王欽若

力攻其失會要初求言武班神僚小可失儀望免彈奏王欽

持此禮尤謹矣然衣冠整肅之地朝廷森嚴之所律之以舞蹈繩之以俯

伏夫誰不貌其敬哉若命坐以優大臣此常時也我太祖輟之以重其威

噫平日且爾况視朝之頃乎燕服以見近臣此常禮也我太祖易之以示

內翰其敬噫內庭且爾况外朝之地乎天惟垂祖立極之初已明此意聖子神

鹵簿

古之禮文詳乎後之禮文詳乎曰亦古之禮文詳爾然古人行之天下以

為宜後世行之天下不以為安何也蓋禮文之在天下用於自尊者為驕

矜之失而用於事天者為盛美之事古人惟以事天為禮則制愈備而愈

不弊自夫後世以侈心行之則勢位之益隆而人情之益薄分守之益嚴

而風俗之益衰登鳳凰而翳華之徒見於甘泉行幸之時其泉乘綉象而

靡雷旗第用於上林游獵之地上林故其車騎服御徒足以駭世耀俗而

相穢相僭之患已見於天下是無惑乎後世之不如古也夫論制度之善

莫如周禮文之備莫如周然典服之必飾者非所以自奉也仗衛之必嚴

者非所以自侈也蓋用之於已者為其易而用之於事天者為其備故玉

路之十有再就者獨見於祀天而以朝以賓者不與焉太常之十有一旂

周禮天之禮備

漢禮同於游幸求仙

者獨見於祀天而以田以戎者不與焉執戈盾而夾王車者不用於他而獨用於祭祀之時服裘冕而從王車者不見於他而獨用於郊祀之祭同此古者禮文之詳天下以為宜者蓋以事天盛典不容不備也秦皇承六國既滅之後謂非備其宜衛不足以震撼愚民之心自後出警入蹕之衛以九國貳車之制從車羅綺照耀輝霍前旌後旗馳騫紛紛然其禮不用於祀天而用於東遊出守之舉則秦之後靡無制者適足以啓天下睥睨之心何益哉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於尚書法駕有小乘秦威九國兼其車服嘆承秦制故漢武懲禮文多闕之陋謂非煥其文大駕高車八十一乘余見高祖記漢武懲禮文多闕之陋謂非煥其文章不足以新一代之施設備大僕駕車之乘見新其泉鹵簿之儀十乘萬騎駭人瞻視羽葆旌極口賦詠每上其車常從又駕車豹尾中然其禮不用於祀天而用於游幸求仙之舉本紀則帝之靡麗自奉者徒以濟平昔好大之慾何補哉嗚呼君臣亡等脫畧邊幅固不足以立萬世經常之制然事天不足奉已過汰又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國家承五代簡陋

教朝鹵簿之制

之習制度疎畧駸母庸議自范質討說故事而始定鹵簿之圖太祖謂范質曰今時其執仗次第之色則從五行相生之次其乘輿則增造五路其奉身則備用六引作於乾德之四年成於開寶之三年而用於開寶之四年大郊增其儀衛仁宗煥其采章神宗哲宗更正其制作徽圖實記藏在秘府今彼而視之尚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駕車之音噫盛哉開寶四年十一月魏享太廟始用綉衣鹵簿又賈服志景太祖親閱儀仗殿其不中要者易以文綉自此以備侵威盛太宗真宗又增益之仁宗即位宋綬定鹵簿為面記十卷上之又神宗元豐三年詳定禮之所言詳鹵簿記公卿奉司第一開封今乘輿次開封較乘華車準旗次太常即乘華車鳳旗次司徒乘華車端馬旗御史大夫乘華車備家旗次兵部尚書乘華車虎旗皆非是縣令五品秩此大夫常乘墨車建物諸侯當乘墨車建旗太常卿古春官當乘夏績建旛司徒令三公當乘夏績建旛從之又元祐七年太常言義所說王公以下綴合用貢令鹵簿圖六引繫綴乞改用青從之又元祐七年鹵簿圖改二然嘗觀其制度矣天子之制凡四一曰大駕郊祀所用也二曰法駕明堂大享所用也其三曰鸞駕用之朝陵謁廟其四曰黃

禮記

卷之十

八

今明
得用
制入之

鷹伏用之省方親征大駕凡二萬餘人法駕省三分之一鷹駕半於法駕
黃麾伏又減於鷹駕夫祖宗之嚴於祭祀也故大駕法駕鷹駕為其甚重其
數為其備 祖宗之畧於自奉也故黃麾伏其制為其疎其數為其簡鳴
呼其得周人祀享之禮歟元龜曰黃麾伏大駕者郊祀籍田獻玉消昭應
宮景靈宮用之法駕者泰山下分陰行禮用之鷹駕者朝陵迎大小天書
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宮太告太清宮躬謝太齋用之本名小駕黃麾伏者
御後車駕親征或有省方還京上遂用之 又李肅臣輿服志彙按皇祐
二年鹵簿使言明堂太享用法駕鹵簿誠大駕三分之一得兵部次大駕
符封禪法駕人數用萬有一千六百六十一人本部無法駕字畧又文續
散逸望同禮官詳定乃定為一 是故開寶之鹵簿遺逸特伶討尋固也然
非事天禮祀則未必備 見上 康定之儀衛寡薄特令加備固也然非郊廟
大禮則未必增 輿服志彙康定元年宋祥言郊廟大禮惟鹵簿外常日尊
廟後省雜行中道士庶夾道馳走宜呼不禁非所謂遊頭先驅清道後行
也國朝遂五代荒殘之弊去夫戈戟旗旌之制儀衛簡寡頗同備頭且委
近臣計 儀從及鹵簿參酌取 玉輅大祀之禮也不敢施之齋宿 元豐四
其中稍增儀物諸禮院詳定 言齋祀之車輿用國朝親祀致齋表日即進玉輅非是謂致
齊聖日進金輅至太唐齋宿聖日行礼畢推玉輅赴南郊 毬杖玩習之

物也不敢用之南郊恐其褻也 志彙景祐五年嘗言儀衛三事一曰南郊鹵簿車駕出宮口執毬杖夫毬杖非古蓋唐世尚之以資玩習方今親奉大禮此祖宗以事天為重舉以祀禮乃陳獻賞之其未為允稱宜逐去毬杖 為縉儀則儀衛之詳何慊焉

郊禮

古今郊祀之議有二曰天地並祭之議祖宗並配之議喙爭鳴人人異
見自漢儒至我朝治平元祐諸君子之說不知幾千百年于茲然議禮如
訟毋惡於爭執經如仇不厭其要要之制禮至聖人而定議禮至聖經而
定則制度合而議論決矣夫郊祭之禮見於周典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
後之議者或主以分祭之說或主以合祭之說而分合之議分矣 周禮禮記疏
君子但觀昊天有成命之詩聖人合言郊祀天地之意則合祭之禮誠當
也 詩吳命有 配享之禮肇於周易 禮卦 三代以來亦未之有變也後之議
者或主以嚴父之說或主以尊祖之說而配享之議分矣 記祭法 君子但
觀思文我將之詩聖人載后稷文王配祀之意則並配之禮亦宜也 詩我

祖宗文二 蓋其考之 國朝矣合祭始於乾德之元年也甲子南至行禮園立

之禮時從劉溫叟禮圖之論與詩閣故事上之上其嘉之其後遵用此制十一

月甲子日南至合祭天地于負立 自是而後或太廟郊五或真宗郊五或九郊或三郊皆

用是典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吳年之一郊耳奏議元祐七年顧林等言宋

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

一郊耳位八年已再享明堂今初郊禮若循祖宗之舊他日果能

行北郊之禮然後元祐於是有分議顧臨曰合祭是范純禮曰分祭

是七年顧臨等入人議請合祭范純禮等二十三人言合祭不見於經三

以合祭為是范百禄以元豐六年南郊分禮止帝配以太宗未可蘇軾曰

輕改大防又以皇帝即位未嘗親祀天地合行合祭之禮為有各蘇軾曰

分祭非劉安世曰合祭非謂當分祭從者僅四十人軾引吳天有成命請

以難分祭議後祭已然當時卒從合祭之說蓋 祖宗成法萬世不易皆

合祭天地于負立 也南郊親祠并配宣祖時從張昭之義張編乾德元年十一月合祭天地

也南郊親祠并配宣祖時從張昭之於南郊以宣祖配初有司議言配享

請以僖祖升配張昭曰唐正觀初高祖配負丘梁太祖郊天以自是而

上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積累勲伐肇基王業請奉以配享從之

後有配以始祖長編雍熙元年初太祖請祠以宣祖配及上即位禮官以

因三年六年並以太祖配天於禮為允上將有配以祖考長編淳化三年

東將恩蒙奏嚴父莫大於配天遂用蒙議有配以祖考長編淳化三年

不齒以聖授聖按唐丞徽中以交祖太宗同配望將來刻丘奉宣祖同配

從有三聖同侑有祖宗迭配其前後升配之禮不一矣長編景祐二年禮

祖太宗真宗為帝者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太宗親郊奉宣祖太宗配真宗

肇祀奉太宗太宗配今三宗同廟不祀之位請以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

配其將未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又按國史此後並迭配故慶曆

十年揚祭言景祐二年救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慶曆四年南郊已奉

太祖太宗配今合以太祖真宗配又按皇祐二 治平於是有並配

之議王珪曰請以嚴父蓋主仁宗也長編治平元年詔以仁宗配享明堂

周公嚴父配享明堂王曠請依王珪議奉仁宗配享呂誨曰請以尊祖蓋主真宗也同上司馬光曰

請依王珪議奉仁宗配享呂誨曰請以尊祖蓋主真宗也同上司馬光曰

也。然當時卒從嚴父宗祀之說者，蓋明堂尊父郊以尊祖，合於我將思文之詩，有不容輕議者矣。雖然，制度不考，無以合古，誠敬不足，無以格天。

夫古者其厲彙，藉其祭掃地，其器陶匱，蓋尚質以章天德也。我祖宗乘輿服御，並從儉約，毋外飾也。聖政 孝宗隆興三年詔曰：太祖皇帝親

御見事天之誠，荒民之心，朕尊皇祖之典，崇儉德而戒勞。民除事神，賞軍外，其乘輿儀物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青城帝纂務徒

簡省，毋美觀也。紹興十三年進呈郊禮宿齋法如望祭，青城幕次，士上曰：縹用，茅席，青布。

之類，不得後大。古者鬼神享于克誠，黍稷之馨，不如明德。蓋修德以享天心也。我祖宗屏去葷茹，天子身行之，則一陟一降，在帝左右矣。長

拾遺祥符二年上曰：太祖太宗每奉郊禮，皆屏葷茹。朕二祀，直立並遵行之類，外廷不知耳。前期洗沐，與百官共由之。

則彼此奔走對越在天矣。類苑太平興國二年太宗謂近臣曰：朕將郊祀，如文行事，官不盡嚴潔，當令致齋日，即洗潔衣

祿於民此其小心翼翼，嚴恭寅畏之德，蓋異世同符百聖一揆，初未嘗一

毫間斷也。宜乎一德享天，三靈垂貺，故月夜澄爽，雲物晏溫，則元祐親祠

之日也。元祐七年十一月冬至，合祭天地于負丘，是日五鼓，輩請壇外，道百官佳詔，不尚班自，小次，歷午，陞外壇，不設茵褥，楷首，德真，致誠

極恭，夜月澄爽，雲物晏溫，比選，御發，肆赦，終日和，朕翌日風寒，相厲，時雪如朝，獻具，果日，薦登，壇則台星騰

彩，果日，麗空，至郊，夕則微陰，登壇，即霽，而合星見。則紹興肇禋之日也。

帝鑒不遠，洋洋其上，微之顯，誠之不可殫也。如此夫。

社稷

緝儀肅，將明禋具，舉人君所以備事神之文。一德格天，百林孚佑，人君所以盡感神之實。夫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社稷之祭，誠重矣。是故封人設

壇，不屋而壇，此壇壇之制，嚴也。禮薦必以血牲，必以黜此牲，牢之具，潔也。

王荆云：天子祭社，稷皆少牢，皆黜用黑。常月用甲祭日之辰，王及比皆服絺，冕歌奏，應鐘其舞，以較則樂舞之儀

為如何。大司服尚絺，冕其飾三章，則冕服之用為如何。上見春夏祈穀，載

歌之，秋冬報禮，良邦載誅。此人君士神之文，備矣。然夏德一懋而山川鬼

神亦莫不寧，有道曾孫一興義兵，而所過名山大川之神，皆陰拱而受職

焉。是又感神之德，然也。豈必因祭祀而始獲地示之福哉？噫，儒者講禮於

千百載之下，不明其禮，文固無以定，公革之制，不究其名義，亦無以訂論

論之實夫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神土穀之有功於民此祀典之所
當尊是以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有播谷之功則取以配稷夫何
疑而後儒紛紛之議執經如仇辨禮如訟嗚呼亦感矣且有功於民者祀
之古今之通議也昔共工氏之子龍有平土之功高陽氏之子黎亦有平
土之功是故祭社之日取二子以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然則今之配
祀者謂之龍可也黎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龍與黎為社之正神
而非配社者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社為土神則當祀以犢不當兼用
羊豕也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社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
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羊豕豈知社為土之正神而無疑也鄭元注社
之神勾龍后稷以配食也按所據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上陰氣君南向於
北墉下答陰之義又云社者神社之道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穀
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縉而行士王肅云勾龍周弃並為
五官故祀為社稷又牲用大牢與天地不同若谷是谷神宗之用谷友自
食乎崔靈恩云二家之
論鄭為長餘見禮記 烈山氏之子柱有播穀之功厲山氏之子農亦有
播穀之功是故祭稷之日取二子以配食焉亦不忘本之義也然則今之

配祀者謂之柱可也農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往與農為稷之正
神而非配稷者又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稷為穀神則當祀以犢不當
復用黍稷也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稷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
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黍稷豈知稷為穀之正神而無疑也見孝經
說云社者土之神稷者能布五穀皆土地自然之氣故名曰神則社稷之
為正神而非人為之也不亦可信矣乎見孝經祭法有云共工氏之子能平
九州厲山氏之子能植百穀則教臣之配食社稷而非正神也不亦可信
乎昔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辨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維之故考
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之是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考
歷代之制度訂諸儒之議論而社稷之義定矣 國朝以重農為國本以
明禮為家法綉典盛儀於皇三代故大社之饌定於實儀長編太祖初有
實儀定其儀在儒以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惟以進食之祭作雍和
樂大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開入皇帝請壘洗之儀如負丘
壇之制申於王隨天聖十年大常李維言埋血之祭定於元豐禮院之議元豐
奉常李維之請景德間大常李維言埋血之祭定於元豐禮院之議元豐

議定禮文所言今社稷儀注不用血祭其定邊豆簋盞之數見於景德四年之詔
正祀祀一豆二簋盞一其考儀汪祝文之事見於天聖七年之議
俱為慶不祗弃何以別於社
祀與弃
嗚呼其制備矣其文侈矣其意厚矣而祖宗所以感神者又出於禮文之外
宋德當天社稷鼎安歷二百年而有以遺萬載無疆之休和氣致祥農危告豐百室盈止而享季稷稻梁之慶故勾龍為社夏制也且拳拳於過門不入土功用成之日秋報歌詩周制也而函風農桑之務且致意焉有事神之文有感神之實而後質之鬼神而無愧矣

新箋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